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三十八

宋 熊克 撰

紹興二十八年

歲在戊寅

春正月時令平江府改造牧馬瓦

屋而不降錢物上慮必致科擾庚午乃諭宰執據間架支錢付逐軍自蓋庶即可集如戶部闕錢從內庫支錢

沈該等曰臣等仰見聖心愛民可謂切矣 言者論殿

前司強刺人充軍壬申上謂宰執曰士大夫往往以招軍為不切事宜殊不知無事之時當為先事之備今殿

前司見闕數千人積之歲月必至暗失軍額但當約束無令擾人足矣上又曰守令舉職已許監司列薦而監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依守令別為考察之法

時臨安府申輦官為軍中招去殿中侍御史葉義問曰在禮以足蹴路馬芻猶且有誅况天子之輦官其可刺以為軍此而不言則下凌上替他日有不可勝言者遂力陳之自是軍中少戢又福建帥臣沈調以招軍進秩其弟左僕射該辭免有旨降詔不允給事中兼直學士

院楊椿言招軍之勞薄而上宰之兄有嫌此賞一行將有強刺良民以希進者乞許其辭從之 三月著作佐

郎周麟之請就日歷所纂神宗哲宗兩朝寶訓至是神宗寶訓書成丁卯左僕射沈該等并仙源積慶圖上之

嚴州遂安縣賊徒嘯聚有擒獲者甲申上謂宰執曰招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誘之使為盜不若移此以賞捕盜之人盜知必見獲則可使無盜沈該等曰聖慮高遠非臣等所及 夏四月南劍州禁軍作鬧甲辰福建

轉運判官趙不溢奏至上曰治軍與民不同又事有雖大而可濶略雖小而不可貸顧其情如何耳此豈可姑息自今有犯但當行法更須精擇守臣使任其責五  
月甲戌宰執奏朝士楊傑乞將取應宗子比府監進士理年免舉上曰此自有成法遵守可也祖宗以來俸料之數乃稍就格此若可行不至今日矣是月金國主亮坐薰風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康語以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

特宣授朕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受命出而上馬

亮所乘鳥

驢小馬號  
小將軍

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

覺聲猶在耳即遣人至廐中視所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亮戒無令泄於外 六月福建帥司奏擒

獲海寇已戮其巨魁三人餘乞斷配辛巳上謂宰執曰士大夫持論多以姑息為好生殊不知殺人不死是謂失刑卿等更審處之已而旨下帥司具逐人情犯申省其

後刑部侍郎陳正同又奏諸路死囚例多降配事上曰  
刑非務刻要當其罪若專事姑息廢法用例則人何所  
畏卿等可令遵守成憲沈該等曰邇來獄案臣等一一親  
閱酌情斷罪務適其中既不殘民又不廢法期以仰稱  
陛下欽恤之意正同沙縣人瓘子也 著作郎陳俊卿  
在普安郡王邸已二年每當講必傳經啟沃王深器之  
一日王習毬鞠俊卿微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即  
為誦全文不遺一字俊卿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從諫

社稷之福也 秋七月左正言何溥請詔大臣擇大縣  
闕為堂除辛未上謂宰執曰朕謂天下事治其末者不  
若事其本縣令末也監司郡守本也若監司郡守盡得  
人則縣何患不得人卿等為朕選監司郡守足矣沈該  
等曰聖訓及此深得為治之要昔姚崇為唐元宗言今  
擇十道採訪使猶慮不得其人况天下四百餘州其縣  
令豈能盡擇正與聖意合也 丙子詔置國史院修神  
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以右僕射湯思退兼監修 先



是起居舍人洪遵論鑄錢利害上曰遵論頗有可採前  
後銅禁行之不嚴殆成虛文銅雖民間常用設以他物  
代之亦可今若上自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  
用然後申嚴法禁宜無不戢者於是有旨於御府出銅  
器千餘付外銷毀其士庶之家照子及寺觀佛道像鐘  
磬鐃鈸官司銅鑼許存外餘並納官翌日知樞密院陳  
誠之奏事因及此且曰陛下以身率之自然令行禁止  
上曰所得之銅固不多徒欲使人知不用即不復鑄矣

八月徽宗實錄書成宰執請擇日稱賀上頗感久之  
曰若可以不賀否壬辰再奏禮當拜表第罔極之恩深  
惻聖懷若免稱賀亦以昭孝道欲竟不賀詔可戊戌右  
僕射湯思退上之 九月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李文  
會卒 右僕射湯思退言故翰林學士汪藻嘗纂元符  
以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甲  
子詔贈藻端明殿學士子恪等與堂除未幾徽宗實錄  
書成思退上之

書成在十一月今聯書之

時太學私試有中前列

者賦落韻一學闕然博士金華唐堯封函取駁放於是  
侍御史葉義問論堯封罷之國子正馮方亦改差戶部  
架閣乃降詔戒飭諸生略曰較藝不精朕固黜之矣自  
今有不率教者長貳其名以聞方安岳人也 初大理  
寺丞環周言臨安平江湖秀低田多為水浸蓋緣諸水  
併歸太湖湖水分為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注之海東  
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諸浦中惟白茅浦最大今為  
淤塞望令有司於農隙開決俾北派流通實四州無窮

之利詔漕臣措置既而轉運副使趙子瀟知平江府蔣  
璩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  
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流而  
導之楊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  
凡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  
田有滄沒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  
泉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後開五河政和  
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於已行者也今諸

浦埋塞又非前比總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貫米十萬餘石緣平江積水已兩月未退望速行之已已詔監察御史任古覆視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若依子瀟所請以五千人為率來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言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於常熟崑山兩縣各招填百人從之瓌晉陵人古定陶人 壬申戶部言兩浙江湖歲認發米以石計者兩浙一百五十萬除三十五萬折錢一百一十

萬緡今發八十五萬江東九十三萬今發八十五萬江  
西一百二十六萬今發九十七萬湖南六十五萬今發  
五十五萬湖北三十五萬今發三十萬欲且依減下之  
數以憑科降詔依限發足 上將祀南郊禮部侍郎孫  
道夫言神祖時執政以國用不足乞罷郊賜司馬光贊  
之而王安石執不行臣謂將來郊禮宜申光之議許兩  
府侍從皆辭錫賚宗室刺史以上減半節用自貴近始  
以風示天下上曰朕在宮中衣服飲食皆從儉約道夫

曰陛下可謂於禹無間然矣既遂除道夫兼侍講 辛

巳以建州觀察使濮園令士輟為昭化軍節度使嗣濮

王 壬午領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本司見造戰船

乞置虎翼水軍一千人從之 時平江紹興湖秀諸處

被水欲除下戶積欠癸未宰執擬令戶部具有無損歲

計上曰止令具數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內庫

所積正欲備水旱爾本是民間錢却為民間用復何所

惜 戶部侍郎趙令詎請將州縣義倉陳米出糶及水

不須檢放及七分便許賑濟乙酉右僕射沈該等言義倉米在法不應糶糶之恐失豫備上曰逐郡米自有數若量糶十之三椿其價次年復糶亦何所損又高下必須檢放七分方賑濟則賑濟處絕少矣飢民何繇得食卿等別為措置冬十月初上於禁中作損齋又親灑宸翰為之記至是吏部尚書賀允中請推廣損齋記節儉之意詔諭中外庚寅上謂宰執曰朕禁中嘗闢一室名為損齋屏去聲色玩好置經史古書朝夕燕坐於此



嘗作記以自警不謂外間亦聞之允中比於經筵問朕好道之意朕謂之曰朕之好道非世俗之所謂道也世俗修身鍊形以求飛昇不死若果能飛昇則秦始皇漢武帝當得之矣若果能長生則始皇武帝至今存可也朕惟治道貴清淨苟侈心一生雖欲自抑有不能已者故所好惟在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期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當降出碑本以賜卿等朕又惟比年侈靡成風如婚祭之

類至有用金玉器者此亦不可不戒沈該等曰損卦之象在於懲忿窒慾陛下以此道制世御俗唐虞之治不難致矣若降御記以迪在位過於詔書遠甚然尚慮四方未知續當擬詔意進呈 十一月壬戌宰執奏近蘇湖松三郡大水放大戶積欠蒙聖恩捐內庫錢助戶部歲計以寬民力所進大禮全銀錢帛又令減半深恐錫賚之際或不足用上曰大禮支費朕半年前預立定格無分毫濫予比之前郊纔及十之五沈該等曰陛下恭

儉出於天性豈前代帝王所可跂及 辛丑朝獻景靈  
宮戊寅朝饗太廟己卯冬至合祀天地於園丘大赦天  
下 皇太后新歲八十上將以正旦於宮中行慶壽  
之禮 十二月辛卯宰執請依建隆故事率臣僚詣文  
德殿稱賀從之 辛丑上謂宰執曰近州縣官吏冒經  
臣僚論列而監司郡守失於按發雖已行遣一二其餘  
待罪者皆放罪恐公然容庇姦賊之吏無所忌憚自今  
更不許待罪

紹興二十九年

歲在己卯

春正月丙辰朔詔皇太后仁德天祐

聖壽無疆新歲八十朕於宮中行賀禮當與普天同慶應

京朝官選人使臣及得舉進士父母年八十以上者並特與

官封有差

壬戌詔諸軍棟汰人逐州立定員數類極邊

處二十員如三次立功者添差帥司監司指使 先已詔

客販食米不得收稅仍豁除州縣稅額所冀民不闕食至

是訪聞諸路奉行減裂遇販米船雖無他貨亦故作淹延

屈伏收稅又闔廣路例皆販穀場務巧稱非米抑令納稅乃

詔米穀悉同若無他貨並即時放行如有違慢許民越訴委  
轉運司點檢月具申省 二月己丑以侍御史葉義問為吏  
部侍郎庚寅殿中侍御史任古奏事因請義問出臺之  
由上曰義問在臺稱職今委料理銓曹未幾兼史館修撰  
及侍講二職尋以義問兼權尚書 初諸路多閒田右司  
郎官鍾世明嘗請出賣而未行仍許民佃緣歲獲厚而  
租輕復增租以攘之者謂之剗佃故詞訴繁興官以為  
病知温州黃仁榮建言請盡蠲之則訟自息而利在官

詔從之至是仁榮授淮西帥入對上曰卿嚮論鬻田戶部得緡錢五百萬矣何必為淮西行也遂除度支郎官三月不雨癸未上謂宰執曰祈雨略應未至霽霈雖令斷屠三日所免止是猪羊民間緣此競食雞鵝魚鰕之屬屠害物命多過百倍可更斷三日生命微物悉禁之時殿前司統制官陳敏上戰車之法甲戌上曰戰車雖出于古然用各有宜知樞密院事陳誠之曰戰車非澤國所用同知院事王綸曰房琯猶敗于中原况澤

國乎今之軍士不知車為何物上曰姑令三帥議之免  
令武人有棄一得之歎也 丙子宰執奏擬蠲放諸路  
積欠詔意上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  
免儻不寬恤而惟務催科有司又從而加以刑罰豈使  
民不為盜之意故治天下當以愛民為本湯思退曰本  
固邦寧誠政之所先此詔既頒實惠廣被真三王之用  
心也 夏四月己亥右僕射湯思退言三省實總萬機  
各有本省之法自大觀間修中書門下敕令格式歷年

既久而尚書省第有省記條冊望下有司重修三省成

法從之

其後刑部侍郎黃祖舜條具申請未幾詔罷  
敕局前指揮還寢至乾道六年降詔復修

戶部侍郎趙令諤言自臨安至鎮江河水淺澁留滯運  
綱望令守臣修堰閘辛丑詔從之 五月己未上與宰

執論及內外儲蓄事上曰比緣河流淺澁綱運稽緩已  
支內帑錢五百萬緡以佐調度朕自息兵講好二十年  
所積豈以自奉哉蓋欲備不時之須免臨時科取重擾  
民爾可令戶部會計每歲經常之費量入為出而善藏



其餘自非飢饉師旅勿得妄支湯思退曰昔漢文帝常言朕為天下守財爾今陛下聖德過漢文遠矣 六月知樞密院陳誠之乞罷除資政殿學士知泉州於是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誠之附會秦黨無補國論其去已為僥倖望鑄職罷郡以協公議詔與宮觀而左司諫何溥等再論遂落職 朱倬任古何溥與右正言都民望等言左僕射沈該在政路數年無所建明而該亦上疏請老已酉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俾等再論遂落職致仕民望德化人也 敕令所刪定  
官聞人滋乞選人歷任及十考無過雖舉狀不及格望  
許降等改官仍約累年中數以舉狀年勞參用庶抑貪  
冒而養廉素詔吏部長貳參酌務可久行閏六月給事  
中王晞亮中書舍人張孝祥洪遵議以謂此法一開則  
出十餘年坐侍京秩其不可有四難如所請從之滋嘉  
興人晞亮莆田人也 初朝廷以四川道遠舉人難於  
赴省令就宣撫制置司類試行之三十年矣至是禮部

侍郎孫道夫兼侍講一日極論四川類試之弊上曰早  
方與宰執議今歲已無及其後舉當遣御史監之道夫  
曰御史監試事體固重然所關防不過試闈中傳義代  
名等弊其有前期投所業問題目以秘語為契驗則無  
跡可尋必令赴禮部乃為允也既而事下國子監兵部  
侍郎兼祭酒楊椿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冒重湖  
狼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詔止令  
監司守倅子弟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 秋七月

丁亥以吏部尚書賀允中為參知政事 癸巳以戶部  
侍郎趙令諤為崇慶軍承宣使襲封安定郡王 八月  
己卯起居舍人浦城楊邦弼言紹興起居注所未修者  
凡十六年緣久無正員因循積厭望令兩省逐月修進  
外其前未修者帶修一月庶譔次有倫克盡中興之美  
從之 御史臺主簿張闡前為提舉兩浙市舶請編本  
司法上以兩浙閩廣三路市舶不同令逐司具上將委  
官詳定 九月壬午上曰朕嘗問闡舶司歲入幾何闡

言歲約二百萬緡如此即三路所入不少皆在常賦之外宜後取戶部收支實數以聞時有言金國將敗盟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等奉使彼國驗之至是綸等回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丙戌宰執皆賀上曰前日諸處妄傳中外紛紜之論或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儲積錢糧便為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今而後宜安邊息民以圖長久乃為良策湯思退曰遣使尋盟和好益堅皆自陛下威德所致申飭邊境

務令安靜敢不仰遵聖訓 庚子皇太后崩於慈寧宮  
殮前一日宰執召禮官赴堂曰有旨問含玉之制革老  
曰禮院故事所載以周禮典瑞鄭元所注制之其可因  
立具奏上覽之曰是真禮官也 時百官朝暮臨將避  
辰日起居郎權中書舍人黃中以為非經且引唐太宗  
哭張公謹事爭之既而卜殯日適在權制釋服之外有  
司議百官以吉服陪位中又論之曰唐制殯在易月之  
內則曰百寮各服其服啟殯在易月之外則曰各服其

初服今殯雖過期獨不得以啟殯例之而服其初服乎  
且喪與其易寧戚惟稽古定制有以伸臣子之至情可  
也 冬十月癸酉王綸奏樞庭除常程細事外其大者  
亦與三省商議方敢決上曰樞庭雖五代之制疑是太  
祖太宗曾入思慮五代弊法祖宗掃除略盡惟存此一  
二大者必有深意太祖太宗不血刃取天下以堯舜之  
聰明更加思慮豈可易也都民望曾有章云軍政豈可  
令宰臣不與謂樞庭不法朕收之矣上又云大臣固不

當疑雖人告其不軌朕亦不信若其姦邪即罷之不當任而疑也綸曰自古帝王用人之道無越於此矣時金國主亮再役諸路夫匠造軍器於燕京令其臣右丞李通董之又命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於潞河夫匠之死者甚衆十一月先是皇太后回鑾事實既進而祐陵之書亦成然吉凶之禮不可相襲未敢以聞己亥左僕射湯思退始請以永祐陵奉錄為名仍於顯仁后神主祔廟以前進呈奉安於敷文閣從之



丙午權葬顯仁皇后于永祐陵之攢宮先是有持陰陽家說欲於殯宮舊禁之外廣立四隅以二十里為禁域故有墓在其間皆當徙去浙東帥臣王師心力言其不可時監察御史任文薦奉詔監掩殯宮就令按視於是獲免者七百六十有奇又薦獻之物舊取於民師心謂聖心極其誠意豈可使民勞費請以上供錢給其直從之十二月淮南漕臣魏安行言淮東多閒田今誘民以耕宜借之口糧次給農器定為分數俟見利還官仍

立賞格如招到一百家有官人充部押官無官人補進  
勇副尉五百家有官人充部押官無官人補承信郎依  
効用補官法理為實任丙寅詔從之安行鄱陽人也

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為吏部尚書  
侍御史朱倬為中丞 辛未同知樞密院王綸進知院

事 初詔內外各薦武臣如有才藝超卓衆所列薦者  
別具取旨至是中書舍人洪遵刑部侍郎黃祖舜共薦  
新浙西副都監李寶乙亥詔除寶帶御器械又資政殿

學士知潭州魏良臣薦浙東副總管李橫淮西總管劉  
綱皆籍記 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  
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技藝之精巧者  
萃於其間日費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  
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  
軍儲常不給於是吏部尚書張燾言王者以天下為家  
不當私置甲庫以侵國用上從其請盡罷之人由是知  
甲庫之設非上本意也 初本朝尤重告老之制宣和

以前士大夫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實  
散亡朝奉武翼郎以上率為此舉甚者宰輔大臣考終  
於內其家發哀舉服已降旨聲鐘給賻而方且為之告  
廷出命制詞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故相秦  
檜万俟卨知樞密院沈與求是也其在者非易箒屬續  
不復有請是年吏部郎官洪邁言乞令吏部立法今後  
當得致仕思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首部  
然後考其平生於式無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

引年或辭榮知止者則厚其禮節以勵風俗賢於天下  
為偽也上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時  
執政多以為然而左僕射湯思退難之其儀遂寢

此據洪邁

隨筆

錄時開府儀同三司領御前諸軍都統判興州

吳璘官資已穹其下姚仲王彥之儔皆建節統全軍守  
巨鎮異時蜀帥以文令則玩於柔以武競則窒於暴至  
是四川制置使王綱中開心見誠不立崖壑頗得將使  
之情詔加綱中寶文閣直學士以寵之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三十九

宋 熊克 撰

紹興三十年

歲在庚辰

春正月初詔知荆南劉錡招置效用

三千人已支回易錢四十萬緡至是再招三千人錡請

更支三十萬緡庚寅詔從之仍令御前激賞庫支銀二

十萬權貨務支通鈔一十萬 二月庚戌朔金國遣左

宣徽使大懷忠禮部侍郎諾延溫都謙

原作釋溫都謙今改正

來弔祭 貢院考到博學宏詞合格西安主簿唐仲友

詔與堂除仲友金華人堯封子也 庚申以同知樞密院  
事業義問為金國報謝使義問入金境見金已聚兵有入  
侵意及回密奏金人以剋剝不卹為能以殺戮不怒為威  
窮奢極侈似秦隋之所為如燕京已劇壯麗而又作汴京  
伐木琢石車載塞路民勞而多死於道天人共怒觀此豈  
能久也又海州賊黨未平而任契丹出沒太行臣去時  
聞破濟之衛縣回時聞破磁之邯鄲北使三人皆被賊  
傷奪去銀牌不驚南使在處不寧今欲遷汴京且造戰

船金人皆有深意以臣度之若果遷都則在彼先棄巢穴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兵不可雜處蓋土豪諳練海道之險憑海食之利能役船戶平日自如若雜以官兵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今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扼於塘岸之口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策之上者也於是右僕射陳康伯言金謂我和好滋久而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上嘉



納之殿中御史汪澈亦極陳利害且曰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卒自講和以來諸將各擁重兵高爵厚祿養成驕恣朝廷宜有以懾其心作其氣戰士役以伎藝回易而又老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鬪心而樂為用文武官平居常患其冗臨事則無人可用當預選實才不泥資格以備緩急之用云 上欲封建宗英以隆本支之勢二月甲子左僕射湯思退留身言適奉聖訓此出於獨斷非古

帝王所能及上曰朕久有此意以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上又曰朕嘗覽唐宣宗事羣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思退曰昔周文王十五年而有嗣子而文王壽幾百年天人之理非聖哲孰能知之 吏部尚書張燾告老丁卯詔除資政殿學士致仕 甲戌詔翰林學士周麟之兼權吏部尚書 乙亥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椿上諭以指意鎖院甚嚴丙子詔略曰普安郡王瑗藝祖七世孫也自幼鞠於宮

聞聰哲端重亢於宗藩歷年滋久望隆淵懿中外所聞  
其以為皇子賜名瑋是日以皇子瑋為寧國軍節度使

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初宣詔於文德殿百官莫知  
其事既聞以普安為皇子縉紳動色相慶中外無不鼓  
舞丁丑宰執入賀上曰昨日宣詔想見人心喜悅湯思  
退等曰豈惟士大夫間巷細民無不鼓舞仰見睿謨英  
斷合天人心如此先是編國朝會要久未就緒戊  
寅殿中侍御史汪澈乞纂元豐以後仍付之祕書省官

詔禮部祕書省條具取旨 淮西總領都絜言江東所屯歲費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而監司守貳恬不加意乞將弛慢尤甚者按劾黜責三月庚辰朔詔從之

兵部尚書楊椿薦階成副總管楊從義湖南副總管李師顏可充將帥詔從儀轉一官籍記師顏知夔州 知

貢舉御史中丞朱倬上合格進士劉朔等戊子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梁克家以下四百一十人及第出身朔莆田人克家晉江人也 癸巳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

所寄非輕須平日選有人望者以待有闕使可除用湯  
思退曰聖慮及此可謂知所本矣臣等當公心選用無  
毫髮之私庶合衆望 丙午以少保恩平郡王璩判大  
宗正寺紹興府置司丁未上謂知樞密院王綸曰璩昨  
日之除如何綸曰陛下春秋鼎盛已為宗社無窮之計  
今日談笑裁決略無難色上曰朕決此計已九年矣建  
王所佩玉魚乃初置擁場朕令買此玉以備今日之用  
舉此即可知矣今二王之除皇后意與朕合綸曰陛下

英斷如神規模素定然堯舜文武亦由內助祖宗神靈在天自此篤祐陛下與宮中者曷有既耶 夏四月乙丑詔自今臣寮乞上殿令徑投狀通進司不許於都堂納劄子永為成法 初神宗嘗以御史闕員手詔臺臣同舉忠純體國之人共成篤厚之政至是獲當時石本丙子詔付三省令重刊御史臺朝夕瞻仰庶幾上廣聖意下息澆薄稱朕意焉 是月工部侍郎黃中奏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而

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不報初  
吏部侍郎劉章在工部時郊恩賞賚給絹主胥欲以絹  
自入而下其直以予衆不服請於章語胥曰如所直以  
市百緡可乎蓋謾為辭以折服之爾胥遂誣章以實買  
絹有摘其語於言事者疏始上上愕然曰劉章必無此  
事言者執不已遂罷章為提舉崇道觀事在二月朝士  
皆知其寃無敢言者至是起居郎王佐於上前極論其  
事言者復以為朋比而併攻之佐亦罷出知永州 初

言者乞令兩省臺諫卿監郎官各舉所知一二人為令至是給事中王晞亮請將山陰等四十大縣以待薦舉之士悉由堂差吏部更不許注五月癸未詔從之先  
是提點坑冶鑄錢官李直奏歲額錢內藏庫二十三萬緡左藏庫七十餘萬緡皆是至道之後額數自紹興以來歲收銅止及二十四萬斤鉛二十萬斤錫五萬斤比最多之數紐計鑄錢一十萬緡外有拘到諸路銅器二百萬斤搭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乃時暫所拘乞據逐



年所產權立為額丙戌工部言若依所請委是數少且以酌中之數五十萬為額從之 時大金國遣使來賀

天申節詔工部侍郎黃中充館伴使故事錫宴使者謝於庭下至是辭以方暑請拜廡下中持不可乃如故事既又中為送伴使中還言聞金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 壬寅右正言沈濬言兩浙漕臣湯允恭不孝其母詔刑部侍郎黃祖舜覈實祖舜言允恭無不孝事迹不應罪之是月改濬為吏部郎官

六月戊申殿前馬步三司申明逃亡軍人首身之限  
知樞密院事王綸引疾丐罷庚午詔除資政殿學士  
知福州尋改提舉洞霄宮 七月戊戌同知樞密院葉  
義問進知院事御史中丞朱倬為參知政事翰林學士  
兼侍讀周麟之為同知樞密院事於是義問奏應變持  
久二說以謂兩淮形勢在今為急荆南劉錡則均襄隨  
郢通化棗陽之所隸也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  
之所隸也九江戚方則蘄黃之所隸也池陽李顯忠則

龍舒無為軍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  
江劉寶與馬帥成閔則真陽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  
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於濠梁固始正安豐諸  
郡近邊亦宜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臣欲飭其擇地  
勢險要廣施豫備又金人用兵之久貪驕淫怠今所用  
皆非舊臣而多用僉軍僉軍本吾民也其肯為敵効死  
乎此應變之說也臣又見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步可  
過若金人今歲未動乞以沿淮一帶遴選武臣為守公

私荒田悉撥以充屯田使人募耕之暇則練習專務持  
重勿生釁端來則堅壁勿戰去則入堡勿追使其終無  
所得而自困此持久之說也 八月丙辰詔修吏部敕  
令格式及刑名疑難斷例至是書成右僕射陳康伯上  
之既而上謂宰執曰頃未立法加以續降太繁吏部無  
所遵承今既有成法若更精擇長貳銓曹其法以清湯  
思退曰頃未立法吏緣為姦上曰今既有成法不可更令  
引例也思退曰一如聖訓 丁巳州縣經總制錢或委

守臣亦委知通或又令知通同掌其法屢更後因戶部侍郎李朝正建言始屬通判既而復命知通同掌至是言者以為通判專行因得盡力徃歲所入至一千百二十餘萬緡昨自改法通判壓於長官之勢恐其侵用迄今無歲不虧請復委通判已未詔從之 金國主亮聚兵將南侵是月令其臣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僉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為正軍弱者為伊勒希

原作阿里喜  
今改正下同

正軍以二

伊勒希副之類為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僉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為二十七萬倣唐製分二十七軍是

月僉軍數已定遂以百戶為穆昆

原作謀克今改正

千戶為明安

原作猛安今改正

今改正

萬戶為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兼無獨用

一色人者先是亮遣其臣禮部尚書施宜生為賀正使隱畫工於中俾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亮令繪為軟壁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山

第一峯之句說曰御製其實翰林修撰蔡珪作也 建  
劍邵汀在閩號上四郡例般鹽自鬻以辦歲費鬻而不  
售則科於民時汀之長沙縣鬻鹽峻暴民走轉運使司  
訴之知縣事陳彥遠乃漕司主管官陳正綱之族子正  
綱為白漕臣王時升押訴者遂汀而本州見差巡檢官  
於鄉下督鹽錢民因共留巡檢乞州釋訴者兩易之是  
月汀守謂民嘯聚亟遣兵捕戮復疑平民與之關通皆  
繫之獄欲論以重辟錄事參軍劉師尹爭不能得致仕

而去帥臣王師心即移文釋諸囚具薦師尹於朝既而  
寧遠與州之守貳皆坐罷而師尹復任正綱沙縣人璣  
子師尹閬縣人也 先是前四川帥臣李文會王剛中

成都漕臣王之望提點刑獄王弗夔路提舉官王适皆  
舉武德郎董誠堪充邊將九月丙子朔上謂宰執曰五  
人皆薦可見其公詔與邊郡仍籍記以俟他時選用

言者謂今日產馬之地無出於川廣如沈晦若帥廣西  
一年間買馬三千匹今每歲率不及二千竊見庶雷二



州鹽積於白石場不知其幾若運置橫山寨以備博馬  
是以無用而有用也 丁丑右諫議大夫何溥言比年  
朝廷作假多於百司三分之一又有前後相因為例不  
入省者似非祖宗法意矧陛下宵旰求治責成政地獨  
可略乎望詔三省稍加裁損仍令吏戶兩曹後他司出  
局庶幾事無壅積詔從之 冬十月初殿帥楊存中以  
官三師班立樞密上校書郎王十朋因輪對言三衙管  
軍與北司深交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且權之

大者莫如名器與財兵今以管軍而位三公其盜名器  
極矣古無有也祖宗時無有也凡天下利路舉入其門  
培尅聚斂不知紀極且身總禁旅久而不代密結私黨  
深忌宿將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手有輕朝廷心夫樞  
密者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者也今殿廡立  
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不以為恥事勢倒置  
如此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布滿清要之  
職臺諫有論列者朝廷為之庇覆俾其言卒不得行夫

臺諫言及侍從大臣隨即罷斥獨不行於管軍之門其  
何以為國耶至若諸軍承受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  
甚於周之監謗內外諸將剝下賂上結怨於三軍道路  
之間捕人為卒結怨於百姓皆非治世事也至是知樞  
密院葉義問以謂三衙本隸密院祖宗舊例不許接坐  
所以正名分示等級豈當以官高卑而不以職之上下  
完履倒置非朝廷福請各為班著從之乃詔文武臣合  
班如遇親王使相立西班即令樞密院官權綴東班即

親王使相請假則立西班 先是宰執奏中官承受事  
上曰今之承受即祖宗走馬承受專令掌邊將奏報近  
日士大夫或論其賄賂至云恐浸如漢石顯之類朕前  
此不知亦嘗降詔戒約意謂空言不若以實事示之故  
前此屢却諸將貢獻此事朕無固必丙午乃詔罷內侍  
官承受今後諸軍奏狀並於通進司投進湯思退曰陛  
下英斷洞照今古臣等謹遵聖訓 癸亥日方中無雲  
而有雷聲 十一月庚辰福建漕臣王時升言到官纔

一考見樁上供庫錢三十萬緡欲代納本路拖欠鈔鹽錢從之丙申宰執奏恐合旌賞上曰漕臣能節妄用而代納百姓積欠理宜激勸然未可遽行恐他路聞之妄認以為羨餘可俟政績有聞與陞職名時升益都人也

前池州都統制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丁酉上謂宰執曰朕思之甚詳先須根刷諸將留池州分荒田兼取見沿江所在頃畝初年給牛種三兩年間且盡與地利使之歲入有得則不勸而自耕矣湯思退曰當先根刷

別具奏聞上又曰此事在今日誠可議但行之當有先  
後之序也 侍御史汪澈等欲論左僕射湯思退方摺  
撫其過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曰為相無物望而天災亟  
至此固當罷何以庀為乃言思退始由秦檜父子以致  
身及掌文衡而取其孫緣此遂至政府自居相位惟務  
招延親黨佐其羽翼者慶厯初京師一日無雲而雷震  
仁宗以天變如此由夏竦姦邪亟命黜之前日無雲而  
有雷聲人情駭異其變蓋在大臣十二月乙巳朔思退

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領太平興國觀澈等欲鐫其職  
俊卿曰思退未有大罪雖非相才然比之沈該則有間  
矣該猶以大學士家居而思退顧不得此則執法之地  
所以議賞罰者偏矣不從於是澈等再論思退遂落職  
初戶部侍郎錢端禮知臨安府日嘗建言用楮幣已  
行之累月至是端禮又奏近有旨以合支官錢造會子  
流轉而輸官亦許用之庶公私皆便今有立定分數品  
搭從之端禮惟演孫也 時殿前司乞招軍并三衙兵

亦增過紹興丙子歲人數 戊申諸路經總制司錢以  
十九年為額其數太多侍御史汪澈言財賦所出當究  
源流十九年經界初行民輸隱漏之稅蓋是適然今當  
取十年間酌中之數為額癸丑上諭宰執令戶部具十  
年中數仍合減多少若不與減恐虛掛簿書又慮州縣  
科敷取足以困百姓陳康伯曰聖德寬明灼見事源臣  
謹奉詔 乙卯權中書舍人楊邦弼繳奏績感超轉一  
官不當蓋因秦檜放行王珣等致援例者衆實違令丁



已上謂宰執曰秦檜不獨此一事放行且如禁軍換易亦改動祖宗格法上又曰朕因思漢霍光專政殺許后廢昌邑威震天下魏相乞除奏事副封奉行祖宗故事孝宣是以致中興之功祖宗成憲豈可不守朕無一事敢違舊章陳康伯曰當以邦弼所奏報行庶絕後來援例之弊上曰善 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元祐中蘇轍任戶部嘗以一歲出納之數纂成會計錄今若不講則恐有限之數不應無窮之用臣以具去歲所用編類成冊

望詔宰執侍從臺諫同議無為文具要在可行此今之  
急務乙巳詔戶部條上均節等事翰林學士洪遵以  
草湯思退罷相制不明著其罪丙寅除徽猷閣直學士  
與宮觀初朝廷宿重兵守蜀雖無事而總計之臣常  
患不給是用除太府少卿王之望代總領四川財賦許  
尹時本所見錢引一千四百四十餘道糧三百三十餘  
萬石此其大略也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四十

宋 熊克 撰

紹興三十一年

歲在辛巳

春正月安南獻馴象已卯上曰蠻

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可令帥臣

詳諭今後不必以馴象入獻 甲午殿中侍御史陳俊

卿言自秦檜之死其黨皆逐獨韓仲通嘗因獄事附檜

今猶以敷文閣直學士帥建康是月詔罷之 初正字

胡憲以年老求去詔改京秩三館之士分韻作詩共餞

其行 以兵部尚書楊椿兼權吏部尚書 二月丙午  
宰執奏昨有詔問儀鑿司換舊陳設有無交收事上曰  
陳設不過饗廟及殿中并人使時用之何至一歲五易  
朕已令以新易舊仍據數交收矣上又曰朕宮中未嘗  
用此惟以儉為尚陳康伯曰陛下儉德天下所知雖大  
禹不過如是 少師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在殿岩幾  
三十年至是上章丐閑甲寅除太傅封和義郡王為醴  
泉觀使以開府儀同三司主管步軍司事趙密代為殿

帥存中行述云同列有謀其權者意蓋謂密也

方存中之制未降也上曰可

令趙密於未宣麻前便交職事昔唐神策軍使王駕鶴  
久典衛兵權震中外議欲易之崔祐甫召駕鶴留語移  
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朕讀唐史深喜祐甫善處事可  
以為法又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殿前司統制李捧  
主管步軍司事而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步軍司  
事成閔仍舊職焉 甲子詔於都茶場置會子務仍撥  
左藏庫錢一十萬貫為本時戶部侍郎錢端禮經畫為

六務出納制用皆有法焉 是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  
秦熺卒於建康府詔贈熺太傅給事中黃祖舜言三公  
非有大功德不以輕授陛下保全秦檜家俾熺休致而  
歸不加以罪恩亦至矣今乃贈以帝傅之秩又因其遺  
奏許之推恩異寵併加殊駭物聽遂寢其命 三月己  
卯以何浦為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 壬午以兵部  
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楊椿為參知政事 夏四  
月自廣西歲於橫山寨買馬費九萬緡而多斃於路至

是言者請今後止令部至靜江府南北兩務收養令所撥諸軍自往取之詔經略司相度申樞密院已未上謂宰執曰朕思州縣逋欠若民果貧困自合蠲放或已納足而官吏侵用則當與覈實明示罪責治道貴信賞必罰若漫不經理則是姑息雖堯舜不能治也是日四川總領王之望上催驅殿最事目乃詔諸路依此行之時左僕射陳康伯與參知政事楊椿密議敵將敗盟其兆已見當先事為備其策有四令兩淮諸將分畫



地界使自為守一也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二也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三也沿江諸郡增壁積糧以為歸宿之地四也時舊相惟張浚在於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浚忠蓋兼資文武可付以閫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嘗失陝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臣望聖慈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俊卿復論鎮江都統制劉寶軍律不嚴哀刻過度

比有朝命分卒戍黃魚梁而竇違不遣乃詔責竇以散  
官安置朝論快之 金國主亮率其衆北巡至北印山  
因改名其山曰太平 五月金主亮恃其強暴欲渝盟  
擾邊久矣至是遣其臣龍虎衛上將軍高景山刑部侍  
郎王全來賀天申節辛卯引見於紫宸殿全因導亮意  
求淮漢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議事并報淵聖皇帝訃  
音且言亮以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於八月至其國  
大率皆慢辭也於是宰執聚都堂議舉哀典故時有謂

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哀工部侍郎黃  
中聞之亟白曰此大事一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  
或問故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及調兵守江淮之策  
甲午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及太傅和義郡  
王揚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既又請六曹長貳凌景夏汪  
應辰錢端禮金安節張運黃中給舍黃祖舜虞允文楊  
邦弼臺諫官汪澈劉度陳俊卿聚議久之而退宰執百  
官入和寧門舉哀仍進名奉慰景夏餘杭人度歸安人

也 時朝廷命浙西總管李寶駐江陰軍以防海道於是提舉浙西市舶曾懷獻言曰舶海之役船有輕重遂有疾遲風有大小竊嘗聞於高麗之商謂有同日離岸而隔歲不至者有同時出洋而經月不至者况北人之便唯在乘騎縱使至岸無馬不能捨舟如猛獸失林將自投於穿若海道過為之備徒分兵力耳朝廷亦以為然懷公亮孫也 六月壬寅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戍鄂渚李道成江陵吳拱戍襄陽朝廷以上流重地邊

面闊而兵力分宜主以大將乃詔遣慶遠軍節度馬帥  
成閔總禁旅三萬往上流控扼壬子閔率衆發臨安尋  
以閔為湖北京西制置使閔至鄂未幾移屯應城縣在  
鄂郢之間焉 乙卯以鎮江都統劉錡為淮南江南  
浙西制置使上以金敗盟命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往  
聘麟之憚行左僕射陳康伯以國事勉之語侵康伯康  
伯曰上儻遣康伯聞命即行大臣同國休戚雖死安避  
麟之竟辭於是言者論之上曰為大臣臨事辭難何以

率百僚庚申罷麟之為在外宮觀 時前吏部侍郎徐  
嘉前戶部侍郎劉岑皆願使金並召至行在而岑對不  
合戊辰以嘉為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借資政殿學  
士充起居稱賀使武臣張掄副之仍留岑為戶部侍郎  
秋七月新德安府教授王質以近方登科召試館職  
為言者所論癸酉詔罷之 甲申左僕射陳康伯率羣  
臣詣南郊請淵聖皇帝謚宜天錫之謚曰恭文順德仁  
孝詔恭依 右司諫山陰梁仲敏言前同知樞密院周

麟之懷姦辭難巧避出疆之命望行誅竄戊子責授麟之祕書少監筠州居住 徐嘉等出使未至盱眙軍金主遣翰林學士韓汝嘉先在泗州壬辰相見於淮岸口汝嘉傳亮語謂卿等雖來即非所召可回令元指定近上一二人來須九月初定到 是月金主亮南徙汴京其臣自左丞相張浩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亮於南薰門亮及門而雨暴至儀從皆不克舉亮入內至承天門迅雷風大作天變如此亮不知懼也其母太后力諫南征

亮怒使護軍將軍持嘉彥忠

原作赤蓋彥忠  
今改上二字

即宮中弒之

以威言者於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而后徒單氏與子光  
瑛復諫亮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而後出亮一日召  
其臣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為統軍者右丞劉諤曰臣請  
為之亮喜即拜諤為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荆襄又  
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忠彥統步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  
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蜀工部尚書蘇保衡統水  
軍驍騎上將完顏正嘉勞

原作鄭家  
奴今改正

副之由海道將趨



二浙餘兵亮自將焉淮南制置使劉錡新創踏射威強  
弓兵八月戊申醫官昭慶軍承宣王繼先怙寵干法富  
埒公室子弟直延閣通朝藉姻戚黨友莫非貴游撤民屋  
以廣第舍別業外帑殆遍畿甸數十年間未有敢搖之者  
自聞邊警日輦重寶歸吳興為避敵計於是殿中侍御  
史杜莘老上疏數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假  
恩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莘老曰繼先之罪擢髮不足  
數今臣所奏其大凡耳上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

舜不能治天下乃詔貶繼先福州子孫停其官都城第宅皆籍沒強買奴婢悉縱還之先是言者謂今日正

當節浮費積其贏以濟軍興監司自浙漕始郡守自臨安始各具裁省之數以聞頒示外路俾之為式至是浙漕以二萬緡臨安以五萬緡來上癸丑上諭宰執樁留外府若不下諸路切戒無得科敷如昔時羨餘適資賊吏而擾吾民也初浙西總管李寶遣其子公佐同將官邊士寧潛入敵境伺動靜甲寅寶以舟師三千人發

江陰既而以風未順退泊明州澳而士寧適自密州回  
言其子公佐已挾歸正官魏勝得海州矣寶大喜趣其  
下乘機進發 上念出戍官兵之勞特捐內帑錢七萬  
緡分犒其家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諸軍負回易子錢  
甚夥例償以月廩不先除此弊緡出禁帑入將帥私室  
矣上悟既又聞諸營勸請回易處仍舊尅除或非理斂  
索丙寅詔悉禁止違者重寘之法士皆歡舞拜賜 已  
已朝獻景靈宮 九月庚午朔朝饗太廟辛未崇祀上

帝於明堂以徽宗配大赦天下

金師喀齊喀

原名合喜  
今改正

號西元帥以五千餘騎自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十里甲戌攻黃牛堡時人情悸懼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單騎日馳百里抵仙人原見宣撫使吳玠於帳中玠大驚剛中曰大將臨戎義同休戚安得高枕而臥於是官軍用神臂弓射退敵騎玠遣將官高松往為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力拒之初建炎末陝西諸將如張中孚張中彥兄弟嘗叛歸北境中間金還我河南故地乃召二人至行在復

授官以仍奉內祠及和議成悉為金索去中孚未幾死  
至是惟中彥為金將兵在陝王剛中即遣臘書說之又  
剛中聞大將劉錡制置淮上因對璘談錡之美璘曰信  
叔有雅量而無英槩今天下雷同舉之璘恐其不能當  
亮也剛中未以為然 冬十月庚子朔下詔親征 初  
金亮肆虐國人久不堪之有楚王褒者晉王宗輔之子  
而太宗晟之孫也時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  
陳俊皆倡義集眾而契丹之後耶律斡罕

原名窩斡  
今改正

亦

興於沙漠於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亮歸會寧府立褒為

帝

或言立褒在六月

改元大定赦其境內黃河以北皆下之左

丞相張浩自汴京錄褒赦馳以報亮亮歎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衣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亮即遣先鋒將郭安國率衆攻褒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已者 癸卯詔四川宣撫使吳璘分陝西河東路淮南制置使劉錡分京東河北東路湖北制置使成閔分京西河北西路並

為招討使 時新復海泗二州乃詔歸正官魏勝知海  
州夏俊知泗州 金帥喀齊喀攻黃牛堡旬餘不退宣  
撫使吳璘別遣將直至寶鷄渭河夜劫橋頭大寨獲捷  
於是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即日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  
帥之功吾何有焉燾曰公以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  
遠矣 時屯戍兵將暴露日久丙午宰執請再加賞犒  
上詔所在總領所撥給仍具數以聞令內帑給還 戊  
午以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中書舍人

虞允文為參議軍事 時四川總領財賦王之望區處  
調度有條葉義問力薦之上有擢用之意 陝西河東  
招討使吳璘遣將官彭清強英張德等攻破隴州方山  
原 辛酉左光祿大夫湯思退復觀文殿大學士充醴  
泉觀使兼侍讀既至除行宮留守 甲子特進張浚復  
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左太中大夫湯鵬舉復資政殿  
學士知太平州浚尋改判建康府 先是浙西總管李  
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兵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金人



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  
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隆明椿劉異輩皆各以義  
旗聚衆爭為應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  
白島而金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拒止一山候風即南  
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敵未覺遣裨將曹洋黃端禮  
禱於石白神祈風助順丙寅風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  
握刃俄頃過山薄敵鼓聲震疊敵驚失措敵帆皆以錦  
纈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卷聚一隅窘蹙搖兀無復

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  
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刺擊殪之舟中  
其餘僉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金將  
完顏正嘉努等六人斬之惟統軍蕪保衡未發不可獲  
旋聞自經死得獻議造船人倪荀商簡梁三兒等皆淮  
浙姦民且為敵嚮導者又獲其統軍印與詔文書器甲  
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而進而聞亮已濟淮遂旋師駐  
東海視緩急為援遣曹洋飛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

獎之除寶靖海軍節度沿海制置使 丁卯知樞密院  
葉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 先是淮東制置使劉錡遣  
都統王權將兵迎敵逗遛不進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不  
得已僅發軍至廬州戍守故敵得維橋以濟權棄廬州  
而遁敵騎至尉子橋統制官姚興以一軍三千人力戰  
權擁羣刀斧自衛殊不援興殺賊數百人以援兵不至  
而沒癸亥權又棄和州先奔采石 初京西招討使成  
閔遣統制官趙樽以四千人守德安府樽乘虛攻蔡州

入其城斬敵首楊寓餘衆遁去 時金人既入兩淮而  
上流惟鄂渚荆南二軍朝廷亟命閔總諸軍併舟師回  
援淮西而荆南軍新創金將劉諤擁衆十萬揚聲欲取  
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金人昔嘗由此  
入江西慮搖根本命都統制吳拱遣兵護武昌一帶津  
渡拱將引兵回鄂宣諭使王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  
鄂之餘兵進戍黃州敵果犯襄陽拱與戰於襄水之上  
敗之時武昌令薛季宣嘗獻計於澈謂閔已得蔡有破

竹之勢盍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潁昌經陳汝趨汴  
梁敵內顧必驚潰澈不果用季宣永嘉人徽言子也

時詔淮漢郡縣籍民為兵淮南乃選丁壯欲涅其手面  
從大軍役使民駭而逃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敵未至  
而先毆吾民非計請令兵民止聽郡縣官節制征役無  
出鄉從之淮民乃定先是金萬戶高景山以兵數萬  
攻揚州劉錡提大兵禦之於清河敵以氍毹裹舟載糧挽  
而上劉錡募善沒者鑿舟沉之敵大驚錡俄病嘔血殆

不能支猶乘肩輿臨敵指揮俄而敵薄揚子橋欲以邀  
錡錡以兵保瓜州敵騎逼江錡遣麾下員琦設伏於皂  
角林與敵接戰誘敵入張弩俄發敵大敗斬景山俘數  
百人十一月庚午宰執奏禁軍闕額事上曰尋常兵  
集自有定數當此多事之時額外添不必拘也 詔江  
浙福建揀軍發赴三衙其闕額令自招填 詔下鬻爵  
之令登仕郎八千貫依奏蔭人例仍免銓試一次度僧  
牒亦減價為三百貫 金房駐劄都統王彥統兵復虢

州 金亮為內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鷄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至行在以池州都統制李顯忠代之命中書舍人虞允文趣顯忠交權軍時顯忠未至乙亥允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禦敵之計燾但言已當死留鑰 丙戌左僕射陳康伯等言時當雨雪戰守諸軍暴露不易乞再加優恤上乃詔總領所每人支絹一匹家屬在營者給以薪炭之直康伯等曰此真受陛下挾纊之賜也亮自采

石之敗乃北抵瓜州時淮南制置使劉錡退屯鎮江而錡病已遽知樞密院葉義問以都統制李橫代錡之職趣令渡江錡之姪中軍統制官汜隨橫以往軍戰不利橫併其都統制印失之時上怒甚將先按誅王權以厲諸將同知樞密院黃祖舜密言於上曰權敗軍之罪誠合誅然劉汜亦須正典刑若貸汜而誅權是謂同罪異罰願劉錡有大功今聞其病已殆汜誅錡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以一敗而自殺三大將得無為敵所快乎願陛



下少留聖恩上大悟權汜得不死 癸未乃詔湖北制  
置京西等路招討使成閔為淮東制置淮北泗宿招討  
使鄂州駐劄都統制吳拱為湖北制置京西等路招討  
使建康府駐劄都統制李顯忠為淮西制置淮北壽亳  
招討使上以李橫劉汜等不利急遣御營宿衛使楊存  
中措置守江中書舍人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  
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賊已瞰江恐臨期不堪駕用存  
中允文同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守臣趙公偁相與臨

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州迫岸復回敵兵皆持  
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回轉如飛敵衆相顧駭愕時亮  
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閔諸軍  
方順流而下亮愈忿乃回揚州召諸帥約三日畢集過  
期盡殺之諸帥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滄殺之  
禍退有敲殺之憂奈何其中一人曰等死求生可乎衆  
皆曰聞教有總管萬戴者曰殺郎主却與南宗通和歸  
鄉則生矣衆口一辭曰諾亮有紫茸等細軍不遣臨敵

專以自衛諸人雖欲弑亮而細軍衛之嚴密衆因謂諸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一作三萬人亮語威勝統軍耶律勸農曰爾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勸農自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穆爾原名母里今改正謀亦欲弑亮乙未諸帥集兵萬餘人拉弦直入亮寢帳中左右親兵散走諸帥帳中矢下如雨亮即死并殺其太傅及三妃與謀事者十餘人丙

申亮細軍破秦州統制官王剛棄城走江陰是日虢州  
僉軍雷政渡江報亮已被殺時樞密行府留建康先  
是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云以太一局攷之金亮不煩  
資斧冬至前當有蕭牆之變人皆未以為然至是驗之  
是月以吏部侍郎汪應辰兼權尚書初馬軍司統  
制官趙樽離蔡州至麻城縣復被詔會鄂渚帥吳拱江  
陵帥李道併力進取樽領兵還攻蔡州刺史蕭懋德破  
城立寨十二月己亥朔黎明樽潛師入城懋德遁去

時有司用紹興七年巡幸故事辦嚴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悉從簡以幸所過郡縣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令徧識諸將雖朕服用亦自省約也 壬寅淮東制置使成閔復揚州敵衆已戕亮欲遣使報我訪得瓜州所俘成忠郎張真使持牒請和 甲辰金都督府牒本朝樞密院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今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敦舊好 上將撫師於建康而欽宗

未祔廟留守湯思退請省虞以速祔禮部侍郎黃中持  
不可上納之然議者猶謂凶服不可以即戎上曰吾固  
以縞素詔天下 乙卯李顯忠戰退金兵 己未上次  
鎮江府宰執奏肆赦事自上曰向已下哀痛之詔今日  
恩宥不必更揚完顏亮過惡但專罪己以稱朕畏天愛  
民之意陳康伯等奏宣諭詞臣仰遵聖旨 壬戌曲赦  
新復州軍 上諭宰執曰前日過平江守臣洪遵進洞  
庭柑却之今過常潤兩郡俱無所獻必是聞風而罷也

朕意無他正恐受之則後來所歷之郡必競為夸侈有過於柑子者矣陳康伯等因贊此非獨仰識陛下儉德又以見聖慮之深遠也 癸亥建康留守張浚言金人已退兩淮皆定 初金亮既被弑子光瑛留汴京亦為其衆所殺亮遣先鋒將郭安國行至滑州聞變留不進 金國新主褒知亮已死乃與其子允升允迪擁甲騎一萬趨燕京 時詔沿江監司條上恢復事江東提舉常平官洪适言金亮既殞大定僭號未必諸國服從自淮

以北別無爭立之人宜傳檄中原使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屯淮上募兵積粟以為聲援不必輕涉其地與之力爭俟蜀漢山東之兵俱集遲以歲月必有機會可乘此萬全之策也 初諸路歲鑄銅錢一百六十萬貫自紹興以來權以五十萬貫為額而近歲虧甚多是年止及一十萬一千貫數內惟嚴州神泉監密邇通行都今徑自輸而建之豐國韶之永通與贛之鑄錢院悉赴提點官所就饒之永平監團綱津發泛大江轉入



浙西漕渠納之京帑 是年詔籍鄉兵知荆南府續感  
乃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每十萬戶為  
一甲五甲為一團甲團皆有長又擇一邑之豪為總首  
歲於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隸於籍者至七  
八千人

此據楊侯  
江陵志

又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河北陝

西弓箭手保甲法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據地  
形便利則為總不限以鄉總首領焉諸總皆有射團教  
民射而旗幟亦隨總而別其色云

紹興三十二年

歲在壬午

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初鄧

州安撫蕭中一率先歸正上嘉其忠義嘗欲築館待之使其至如歸至是為亂兵所害州民乞立廟襄陽都統制吳拱知均州武鉅列上其事丙子上諭宰執宜與贈官并賜廟額仍令拱輩致其孤於武昌多方恤之時

江東提舉常平官洪适因上殿言江鄉之民以旱荒而徙淮甸比遭敵騎之擾復還故鄉所棄之產已為官司估賣形勢之家買者十不償一佃者量納租課無補於

官有害於民乞斷自紹興二十八年以後州縣所賣逃  
產許元業人子孫以元估價就贖專委提舉常平官覺  
察從之 先是京東忠義軍耿景等以占東平府遣使  
來奏已丑以景為天平軍節度就知東平府仍節制京  
東河北忠義軍 二月戊戌朔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  
院虞允文為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於興州置司 癸  
卯上發建康府初上欲付留守張浚以江淮之事已而  
中止乃以宿衛使楊存中為宣撫使中書舍人劉珙不

書錄黃且論其不可珙子羽子也上謂宰執曰劉珙之  
父為張浚所知比奏事專為浚地耳然存中宣撫之命  
亦寢俾專措置而已 乙巳上次鎮江府 乙卯上至

臨安府 己未以觀文殿大學士行宮留守湯思退知  
紹興府 先是統制官趙樽再得蔡州城復為金兵所

圍樽戰却之會鄂帥吳拱進軍駐南陽遣統制官成臯華旺

等各以所部來援而金帥費摩

原作裴滿  
今改正

率精甲十萬止於

城西依汝水為寨一日凌旦來攻統制官焦元中流矢

敵乘勝登城搏牙將王世顯募敢死巷戰敵敗退再來  
攻又不利敵燒營而遁屬有旨班師乙丑樽軍還信陽  
閏二月太尉提舉萬壽觀劉錡卒 右諫議大夫梁

仲敏殿中侍御史吳芾左正言劉度言參知政事楊椿  
無所建明三月丁酉朔罷為資政殿學士奉外祠再論  
遂降授端明殿學士 壬寅詔諸路帥府各置會子庫  
上之幸建康也翰林學士何浦以屬疾不能扈從至是  
力求去己己以浦為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夏四月御史中丞王澈宣諭荆襄回戊寅入見遂除參知政事 甲申上與宰執論及近年諸將之子躡取科第有居清望官者上曰武臣子孫只宜為武臣清望須還白屋今以將家居之則公議自然籍籍於是陳康伯等退而歎仰不已 是月資政殿學士魏良卒 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罷措置兩淮詔以建康留守張浚兼之 四川宣撫使吳玠時已復大散關和尚原至是又遣都統制姚仲率師攻德順軍未下敵衆來援玠恐士

有退志即自秦馳赴率數十騎繞城傳呼城中之人欲  
識璘面不發一矢敵氣自索既戰又為我軍所敗遂遁  
去璘入城父老擁拜馬前幾不可行 開府儀同三司

領殿前都指揮使趙密累章乞解印尋除萬壽觀使奉  
朝請 五月甲辰宰執奏近探報皆言黃河南北蝗蟲  
為災今已數年天意可見而江淮之間蠶麥大稔此實  
聖德所召上愀然曰去歲完顏興師無名被曲我直豈  
無天理朕德不足以動天賴祖宗仁澤所致今幸蠶麥

告登更望有秋設或邊事未息必可枝梧於是陳康伯等惶懼仰歎而退 戊申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罷御營宿衛使復為醴泉觀使 壬戌龍圖閣學士洪遵復為翰林學士 望仙橋東新葺宮成六月戊辰詔以德壽為名 己巳立皇子建王為皇太子改名從大初民間讖語曰朝廷自有龍兒在頭角生時方見天至是識者謂從天而加二點乃頭角之生其下從日則如日當天而天下利見此見天之義也 右僕射朱倬罷為觀



文殿學士奉祠而去制辭略曰君子邦家之基未聞成  
効元良天下之本乃覲疇庸未幾落職 甲戌皇太子  
賜字元永故宗室秘閣修撰子侑追封秀王妻宜人張  
氏封王夫人內降御劄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  
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丙子  
上行內禪之禮有司設仗紫宸殿下百寮起居畢宰執  
陳康伯葉義問汪澈黃祖舜言臣等不才輔政今陛下  
超然獨斷高蹈堯舜之舉臣等心實欽仰但自此不獲

日望清光犬馬之情不勝依戀因再拜辭相與泣下幾至號慟上亦為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閑退此事斷自朕意非由臣下開陳卿等當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仁聖天下所共知似聞謙遜太過未肯便御正殿上曰朕前此固嘗與之言早來禁中又面諭之即步行徑趨側殿門欲還東宮朕已再三敦勉邀留今在殿後矣上即還內羣臣移班殿門外聽宣詔書少頃皇太子服履袍內侍扶掖至御榻

前側立不坐百官拜舞山呼起居畢康伯等升殿奏願  
陛下即御坐以正南面仰副太上皇傳授之意天顏愀  
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  
康伯等再奏陛下應天順人龍飛寶位臣以駕下之材  
恐不足以仰副新政然依乘風雲千載之遇實與四海  
蒼生不勝犬慶賀畢駕還內百官赴祥曦殿候太上皇  
登輦扈從至德壽宮而退